詩經原始

詩經原始卷之六目錄

國風

齊 十一首

敝笱　刺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載驅　刺文姜如齊無忌也

猗嗟　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

魏七首

葛屨　刺褊也

汾沮洳　美儉德也

園有桃　賢者憂國政日非也

陟岵　孝子行役思親也

十畝之間　夫婦偕隱也

伐檀　傷君子不見用於時而又恥受無功祿也

碩鼠　刺重斂也

唐十二篇

蟋蟀　唐人歲暮述懐也

山有樞　刺唐人儉不中禮也

揚之水　諷昭公以備曲沃也

椒聊　憂沃盛而晉微也

綢繆　賀新昏也

杕杜　自傷兄弟失好而無助也

羔裘　刺在位不能恤民也

鴇羽　刺征役苦民也

無衣　代武公請命于王也

有杕之杜　自嗟無力致賢也

葛生　征婦怨也

采苓　刺聽讒也

詩經原始卷之六

蜀甯方玉潤鴻濛氏撰

國風 六

齊

集傳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靑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旣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淸齊淄德棣等州是其地也然則何以次於鄭鄭爲畿內地而齊霸首也故次鄭以齊學者讀其詩又當尚論乎其世者此耳

雞鳴

賢婦警夫早朝也

雞旣鳴矣朝旣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韻一東方明矣朝旣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韻二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韻三

右鷄鳴三章章四句序謂思賢妃刺哀公朱彭儀謂美乙公之王姬僞說謂衛姬勸桓公衆說不一皆無確据故朱傳但以爲古賢妃告戒於君之詞姚氏際恒又謂爲賢妃作也可卽大夫妻作也亦無不可總之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終夜關心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爲鷄聲以月光爲東方明真情實景寫來活現可謂善於說詩矣然愚謂賢妃進御於君有夜漏以警心有太師以奏誡豈煩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爲鷄聲以月光爲東方明哉此正士夫之家鷄鳴待旦賢婦關心常恐早朝遲誤有累懿德不惟人憐夫子且及其婦故尤爲關心時存警畏不敢留於逸欲也至謂鷄聲與蠅聲大小不類此又詩人之詞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不必以辭害意也若必巧爲之辯則與食棗然矣食

且歸矣亦心切早朝之意前二章寡寫其以早爲遲其實時尚早也此章則眞恐其遲故進一層言非不欲與子同夢特恐朝會人歸致召人咎耳全詩純用虛寫極回環摩盪之致古今絶作也

集釋 會朝也

標韻 鳴八庚 盈聲並同本韻 明八庚 昌七陽光同轉韻 薨十蒸 夢一送叶莫騰反 憎十蒸叶韻

還 刺齊俗以弋獵相矜尚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一章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二章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三章

右還三章章四句序謂刺哀公然詩無君公字胡以知其然耶此不過獵者互相稱譽詩人從旁微哂因直述其詞不加一語自成篇章而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之風自在言外亦不刺之刺也至其用筆之妙則章氏潢云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寥寥數語自具分合變化之妙獵固便捷詩亦輕利神乎技矣

集釋　還便捷之貌　峱山名許氏慎曰峱山在齊地　從逐也　肩陸氏德明曰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豜音同孔氏穎達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　儇利也　茂美也　昌盛也　狼獸名似犬孔氏穎達曰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　臧善也

標韻　還刪十五　閒刪　肩先一　儇同　通韻　茂二十六宥　道十九皓叶徒厚反　叶　牡十二五有　好十九皓叶許厚反　叶韻　昌七陽　陽狼臧陽　本韻

著　刺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著一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著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著三

右著三章章三句序謂刺時不親迎也得之而姚氏際恒則以為此本言親迎必欲反之以為刺何居又謂更可異者呂氏祖謙刺不親迎之說以為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安見此著與庭堂為壻家而非女家乎鄭風丰篇亦有俟我乎堂何解者皆以為女家又何居愚竊謂為不然著庭堂女家固有但觀其三俟我於著於庭於堂以次而漸進至於內室則其為壻家之著庭堂非女家之著庭堂可知矣至丰詩之俟堂又當別論不可以

此章例也禮貴親迎而齊俗反之故可刺否則此詩直當删也又何存耶

【集釋】著門屏之間也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門名與宁音義同充耳孔氏穎達曰充耳用素絲為紞以懸瓊華之石為瑱宋子曰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者求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瓊華瓊瑩瓊英鄭氏樵曰瓊赤玉貴者用之華瑩英取協韻耳以贊其玉之色澤也毛傳分瓊華瓊瑩瓊英為三稱物已自可笑而又以瓊華為石瓊瑩瓊英為石似玉又以分君卿大夫士尤謬集傳本之皆以三者為石似玉亦不可解

【案】此說甚有見故錄之則漢儒之好附會而無識即此亦見一斑

【標韻】著六御素七遇華六麻叶芳無反叶韻　庭九青青同瑩八庚通韻　堂七陽黃同英八庚轉韻

東方之日　刺荒淫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一章東方之

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二章

右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此詩刺淫必有所指非泛然也故孔氏謂刺哀公僞傳說謂刺莊公何元子謂刺襄公雖皆無據而襄閨之內一任彼姝朝來暮往則終日昏昏內作色荒也可知士庶之家尚且不可況宮闈乎此詩之作詎能無故然言者雖不可考而聞者正當以為戒也

【釋義】履躡也 即【釆傳】即首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闥【陸氏德明曰】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 發行去也孔氏穎達曰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也【釆傳】曰言躡我而行去也

【叶韻】日質四 室質 即職十三 通韻 月月六 闥曷七 發月六 通韻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一章東方未晞顛倒裳衣

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二章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三章

右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此詩刺無節亦必有所指但序無據故不可考蘇氏曰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爲緩而自公召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此就急之無節者言之也黃氏佐曰此雖只言其興之早已見得他日不免又太晚意故曰無節玩末章不夙則莫一句可見此又就緩之無節者言之總之爲政無節緩急均有所害蓋來令莫知所從則玩心生而怠氣亦乘政於是乎不可爲矣不然未明而起爲政之常何刺之有詩固詳言其急而緩自見焉

耳惟折柳二句揷入不倫故姚氏以爲難詳

[釋詞] 晞 明之始升也孔氏穎達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始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 柳 許氏愼曰柳小楊也 樊 藩也 圃 菜園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樊籬謂之圃 瞿瞿 驚顧之貌程子曰柳柔脆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猶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肓無節之甚

[韻讀] 明八庚 宴陽七 轉韻 倒二十號 召十八嘯 通韻 晞五微 衣同 本韻 顚一先 令八庚 轉韻 圃七麌 瞿同虞 本韻

南山 刺襄公淫其妹而魯不能禁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章一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章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

止韻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韻

右南山四章章六句此詩直刺文姜事甚顯而解者猶紛紛不一豈不怪哉小序謂刺襄公只籠統言之集傳分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姚氏以為未免割裂辭意不貫季明德則謂通篇刺文姜而雄狐句又無着何元子謂首章首二句刺齊襄首章懷字刺文姜二章刺魯桓下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昏之始則尤穿鑿不自然惟嚴氏粲謂通篇刺魯桓蓋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其曰雄狐綏綏然求匹喻魯桓求昏于齊也又曰齊人不敢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于魯之辭也辭雖歸咎于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姚氏取之以為如此則辭旨歸一而

意亦周匝愚意殊不謂然試問此事豈一人哉魯桓文姜襄三人者皆千古無恥人也使其有一知恥則其淫斷斷不至於此極故此詩不可謂專刺一人也首章言襄公縱淫不當自淫其妹妹既歸人而有夫矣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懷之有乎次章言文姜則淫亦不當順從其兄今既歸魯而成耦矣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返齊而從兄乎後二章言魯桓以父母命遣媒妁言而成此昏配非苟合者此豈不有閑其兄妹事乎既取而得之則當禮以閑之俾勿歸齊則亦可以已矣而又曷從其入齊至令得窮所欲而無止極自取殺身禍乎故欲言襄公之淫則以雄狐起興欲言文姜成耦則以冠屨之雙者爲興欲言魯桓被禍則先以蓺麻興告父母以臨之析薪興媒妁以鼓之

而無知魯桓之偏而無志也何哉詩人之大不平也故不覺發而爲詩亦將使千秋萬世後知有此無恥三人而已又何暇爲之掩飾其辭而歸咎於一哉

【經釋】雄狐 狐邪媚之獸故以比襄公孔氏穎達曰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左傳曰獲其雄狐亦謂牡爲雄也 綏綏 求匹之貌 魯道 適齊之道也酈氏元曰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逕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水上夾水有文姜臺 齊子 指文姜也 兩 二屨也孔氏穎達曰雙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曹氏粹中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姚氏際恒云五伍通參伍之伍葛屨相伍必兩冠緌必雙下句不用伍字閒承上意而以止字足之亦通 緌 冠上飾也許氏謙曰纓者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胡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 庸 用也 蓺 樹也 衡從 陸氏德明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曹氏粹中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鞠 窮也 克 能也 極 亦窮也又至也

標韻 崔十灰綏四支歸五微懷九佳通韻 雙三江庸二冬從同通韻 畝十二
有五有母同本韻 告二沃鞫一屋通韻 克十三職得極同並本韻

甫田 未詳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一章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二章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三章

右甫田三章章四句此詩詞義極淺蓋人能識惟意旨所在則不可知小序謂刺襄公大序謂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率皆擬議之詞非實據也集傳不從是矣而顧文敢義又恐非詩人本旨且前二章與後一章詞氣全不相類此中必有所指與泛言義理者不同集傳勉强比合終非自然故何元子

以為刺魯莊公末章似是其如上二章何哉姚氏以為未詳識過諸儒遠矣從之

集釋 田 耕治之也孔氏穎達曰田甫田猶多方宅田甫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 甫 大也 莠 害苗之草也 驕驕 張皇之意 忉忉 憂勞也 桀桀 猶驕驕也 怛怛 慘切貌 婉孌 少好貌 丱 兩角貌 弁 冠名

協韻 驕 蕭二 忉 豪四 通韻 桀 屑九 怛 曷七 通韻 孌 霰十七 丱 諫十六 見 霰十七 弁 同 轉韻

盧令令 刺好田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一章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二章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三章

右盧令令三章章二句小序謂刺荒也大序曰襄公好田獵畢

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襄公好田而死於田事見春秋傳故當刺然此詩與公無涉亦無所謂陳古以風意蓋游獵自是齊俗所尚詩人即所見以咏之詞若歎美意實諷刺與還署同當以集傳爲是但彼以馳逐爲能事此以聲容爲美觀作法又各不同耳

[集證]盧 田犬也[孔氏穎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 令令 犬頷下環聲[董氏逌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 重環 子母環也 鬈 說文髮好貌 鋂 [許氏愼曰]鋂大環也 偲 [穀梁傳]偲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協韻]令八庚 仁十一眞 通韻 環十五刪 鬈一先 轉韻 鋂十灰 偲四支 通韻

敝笱 刺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一章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二章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三章

右敝笱三章章四句小序曰刺文姜也大序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朱子曰桓當作莊蓋以文姜如齊多在莊公世故集傳以此詩為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豈知不能防閑其母之罪小不能防閑其妻之罪大且桓公時文姜已歸齊致公薨于齊詩人不於此時刺桓公豈待其子而後刺乎姚氏主序說而謂歸為于歸則又不可解詩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起是明明謂魯桓不能制文姜縱之歸齊而已復從之以致自戕其生為天下笑若謂歸為于歸則魚方入笱而何見其為不能制耶故知此詩當作於公與夫人如齊之

頃而未嫁于東之兆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其從如水非然傳

從之盛正以笑公從婦歸甯故儀從加盛如此其極也

【集釋】敝壞也笱器也孫氏謙曰說文笱曲竹捕魚魴鰥大魚也孔氏穎達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鰥魚其大盈車是則鰥爲大魚也鱮張子曰反鱮于鼒也陸氏璣曰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陸氏佃曰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鯖之鱮也唯唯陸氏德明曰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輔氏廣曰唯唯言其出入之自如也

【標韻】鰥刪十五雲文十二通韻　鱮語六雨麌七通韻　唯紙四水同本韻

載驅　刺文姜如齊無忌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章一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章二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章三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章四

右載驅四章章四句此詩以專刺文姜爲主不必牽涉襄公而

襄公之惡自不可掩夫人之疾驅夕發以如齊者果誰爲乎爲

襄公也夫人爲襄公而如齊則刺夫人卽以刺襄公又何必如

舊說公威車服與文姜播淫於萬民而後謂之刺乎且碩人云

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亦可言茀不必以前二章上二句屬襄

公也案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蓋至是而夫人之如齊肆無忌憚矣詩

曰發夕曰豈弟曰翺翔曰遊敖正其時也上章在桓公之世其

歸齊也不過言僕從之衆如雲如雨如水而已此詩在莊公之

年其會兄也竟至數而忘返遂翺翔遨遊宣淫於通道大都不

顯行人訕笑豈倘知人間有羞恥事哉至今汶水上有文姜臺與衛之新臺可以並與千古雖濯盡汶濮二水滔滔流派亦難洗厥羞矣

【集釋】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孔氏穎達曰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車之蔽曰茀朱鞹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璞注鞎以韋靶車軾茀以韋靶後戶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陳氏祥道曰鞎與茀皆革為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茀是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毛氏萇曰四驪言物色賦也孔氏穎達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戰也濔濔柔貌毛氏萇曰垂轡轡之垂者濔濔衆也豈弟樂易也嚴氏粲曰樂易安舒怡然無忸怩之色汶水名清氏梓中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主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

【標韻】薄十藥鞹同夕十一陌叶祥龠反叶韻濟八薺濔弟四紙本韻湯七陽

不莊公如見其

彭翔隴本韻　滔韻儒二蕭放韻通韻

猗嗟　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章一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章二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章三

右猗嗟三章章六句此齊人初見莊公而歎其威儀技藝之美不失名門子而又可以為戡亂材識哉其為齊侯之甥也意本贊美以其母不賢故自後人觀之而以為刺耳於是紛紛議論並謂展我甥兮一句以為微詞將詩人忠厚待人本意盡情說壞是皆後儒深文苛刻之論有以啓之也愚於是詩不以為刺而以為美非好立異原詩人作詩本意蓋如是耳至詩中言射

錯綜入妙有目可以共賞故不再煩辭費

【詳解】射 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故是詩所言皆以賓射爲主 案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此詩疑即狩禚事蓋公朝齊因以狩也 而名 猶稱也 侯正 劉氏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爲之正則布爲之引義注雅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 展 誠也 甥 姊妹之子曰甥 選 異於衆也 四矢 鄭氏康成曰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標韻】昌 七陽 長揚蹌臧 並同陽 本韻 名 八庚 清成正甥 並同 本韻 孌 十七銑 婉 十三阮叶許願反 選 十七霰 貫 十五翰叶扃縣反 反 十三阮叶孚絢反 亂 十五翰叶靈眷反

叶韻

以上齊詩凡十一篇 案此冊詩僅十一而咏魯事者四皆以襄公故也襄公縱淫與衛宣同爲世大惡非尋常比一則以父納子媳一則以兄淫已妹皆千古罕有乖詩人播爲歌咏聖人載在能經皆有關於倫常大故不僅係乎風化已也然衛詩衆目爲淫齊風人不以爲怪何哉且淫無過乎鄭鄭俗不過采蘭贈勺爲士女游觀

之常而齊何如乎吾不能不於此三致慨焉

魏

集傳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卽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案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案晉至獻公風已强大政漸奢侈而魏詩每刺其君儉勤與晉氣象迥乎不侔必非晉詩無疑且邶鄘之詠衛事其詩確有可指此則不若時君世系亦不得比邶鄘之於衛始亦檜鄶例耳然則何以編之齊秦間乎終齊而霸先秦而強者晉也魏既入晉則爲晉地故與唐同居齊秦之間且其地爲舜禹故都與他國不同先之所以見聖帝遺風猶未盡泯霸圖盛業於此方新云爾

葛屨　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一章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二章）

右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儉爲德也何可刺然儉之過則必至於嗇嗇之過則必至於褊今不惟嗇而又褊矣故可刺詩旨本自分明而序與傳乃混而釋之致啓後人疑議此不善說詩者過也夫屨霜以葛屨縫裳以女手若在士庶之家亦何足異惟以象揥之好人爲而服之則未免近於趨利下與民同其規模狹隘固不必言而心術之鄙陋爲何如哉故儉亦當有節焉乃爲貴耳

【集說】糾糾（毛氏萇曰糾糾猶繚繚也）葛屨（集傳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集傳好人猶大人也賈氏佐曰猶今言大人不當親細事也姚氏際恆曰好人猶美人指夫人也以見其服事之勤如此亦通）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左辟（孫氏鳳彩曰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辟右就左大人之儀容也揥

是矣詞非刺
上下文語意方

桀傳揥所以摘髮用象骨爲之貴者之飾也

韻 霜陽七 裳同 本韻 襋職十三 服一屋叶蒲北反 叶韻 辟寘四 揥霽入 刺四寘 通韻

汾沮洳 美儉德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一章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二章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三章

右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前篇刺褊此篇美儉二詩互證義自乃明詎儉無可譏褊乃足刺故旣刺其褊復美能儉也小序不知乃以爲刺大序更謂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豈不謬哉且詩言公路公行公族明是爲卿大夫發序何以刺及其君魏君緇

勤與儉斷不至親手采莫以失其度卽卿大夫亦不過於汾水贊環間課農樹桑爲子孫計已足見其爲勤儉也此必公族子姓各有賜莊躬親樹畜詩人於采莫采桑采藚之際得睹勤勞而歎美之以爲彼其之子身居貴胄德復粹然而又能勤與儉毫無驕奢習氣殊異乎公族雅也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而此獨超出流品則其德誼可畫卯若毛鄭及集傳諸解以爲此人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旣儉嗇褊急矣又何云美方美而忽刺上下語氣必不相貫卽姚氏所云詩人託言采物以美公族之人其所美者何在亦甚忽矣故不足以服羣議也

【釋地】汾水 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王氏應麟曰水經汾水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入河之處卽魏之舊國沮

洳 水浸處下濕之地

莫 菜也陸氏璣曰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

無度 集傳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度限也

公路 集傳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

公行 集傳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穎達曰公路與公行一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卑也趙盾自以爲庶子爲公族而爲公行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僕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

賁 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孔氏穎達曰郭璞云水舄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舄也

公族 集傳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孔氏穎達曰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此公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洳御六 莫沘七 度路同上 通韻 方陽七 桑同 英庚八 行陽七 轉韻 附

沃二 賁 玉沃二 族屋一 通韻

園有桃 賢者憂國政日非也

姚氏際恒曰詩勘
亦棘横排宕
之致
與爲雖冤栽
山手所謂悲
悲之人制易工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一章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二章

右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魏之失不在儉而在嗇與褊且不在卿大夫之儉而在國君之褊與急觀前二詩可見夫士夫之能勤且儉俗之美者也雖周家王業始基不過如是而何以煩賢者之切切慮哉豈知爲國貴遠圖不貴小利內能節儉外務宏施乃可以收人心而立國本爲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乃所以爲儉之善故聖人歎爲無閒然也竊意魏君非儉乃嗇耳舉國不知以爲矣

慫從而和之相率以容計較瑣屑務簡省而不適宜謀小利而
不中節以至人心日刻而國勢愈屛偪不自知其失故賢者憂
之發爲歌詠亦望當國者有以矯其失而正之耳○園有桃或
以爲興或以爲比或以爲賦朱子亦不能定以爲詩內有一章
而三義者其實主興者居多而語氣終未得程子曰園有桃亦
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故心憂之
姚氏際恒云桃棘果實之賤者園有之猶可以爲食興國之無
人也故直接以心之憂矣云云均就詩論詩未嘗卽當日情事
而一思之耳至集傳謂園必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憂則我
歌且謠矣尤含圖滑過毫無意義愍惘詩人之意若曰園必有
桃而後可以爲殽國必有民而後可以爲治今務爲刻苛刻削

及民民且逃碩鼠而適樂國君雖有土誰與興利旁觀深以
爲憂而當局乃以爲過此詩之所以作也

【集釋】穡食也 其詰辭張氏彩曰何其猶檀弓言何居蓋逃據已者反問之詞言不肯其志也 棘集傳棘棘之但

者

【標韻】桃四豪 殺三肴 餚二蕭 驕同 通韻 哉十灰 其四支 知思並同 通韻 棘十三職 食國極並同 本韻

陟岵　孝子行役而思親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一章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二章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三章

右陟岵三章章六句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縱千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設想思親所以念己之心與臨行勗己之言則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千載下讀之猶足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思親之念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其用意尤重在上慎旃哉一語親以是視之子子以是體夫親其能以親心爲己心者又不僅在思親之貌與親之情而已而可不謂之爲賢乎

【集釋】岵爾雅釋山多草木岵　上猶尚也　無止謂無止于彼而不來也　屺爾雅釋山無草木峐屺同　無棄謂無棄我而不歸也　必偕謂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無死較無止無棄而加切也

【標韻】岵七麌　父同　本韻　已四紙　止同　本韻　屺四紙　母二十五有叶滿彼反　叶韻　季四寘　棄同　本韻　岡七陽　兄八庚　轉韻　偕九佳叶舉里反　死四紙　叶韻

十畝之閒　夫婦偕隱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章一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章二

右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自來解此詩者皆謂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惟姚氏際恆以爲類刺淫之詩蓋以桑者爲婦人古稱採桑皆婦人無稱男子者若爲君子思隱則何爲及于婦人耶又云古西北地多植桑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也姚氏最惡集傳指美詩爲淫詩此詩絕無淫意而乃以爲淫則何異惡人之狂而反自蹈狂疾者哉後又曰不然則夫之呼其妻亦未可知也此詩庶幾得之蓋隱者必挈眷偕往不必定招朋類也賢者旣擇地偕隱則當指桑茂密處婦女

之勸於婣事者相爲鄰里然後能安其室家以成一代淳風故語其婦曰世有此境吾將與子長往而不返矣此隱者微意也姚氏不講指以爲淫豈不寃哉

【集釋】十畝（魏氏際恒曰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此十畝者合兩宅而言故曰之間也）閑閑（集傳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標韻】閒（叶十五刪）閑還（叶前韻）本韻　外（叶九泰）泄（叶八霽）逝（同）轉韻

伐檀　傷君子不見用於時而又恥受無功祿也

（三章章九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章一）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章二）

坎坎

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三章

右伐檀三章章九句此詩解者不一皆就其一二句以爲言未

嘗即全詩而會通之也小序謂刺貪大序謂在位貪鄙無功而

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謂刺貪者指不稼以下而言也謂不得

進仕者指章首三句而言也刺貪與不得進仕各自爲義兩不

相蒙天下豈有此文義又首三句或以爲賦或以爲比或以爲

興亦無定解以爲賦者毛鄭解集傳從之則以伐檀爲實事一似君子

必如小人力作而後食夫君子之不耕而食也久矣孟子云其

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豈必伐檀稼穡狩獵而後食哉即使伐檀亦何至寘之河

干而無用此不適之喻也以為興者姚氏際恒云興體不必盡與下所咏合只是咏君子者適見有伐檀為車用置于河干而河水正清且漣猗之時即所見以為興此求其解而不得姑為是影響之論以釋之則又可笑之甚惟蘇氏轍云伐檀宜為車今河非用車之處一語差為得之蓋以為比體也然仍主君子不得進仕為言與下義終隔且河水一句亦無着落毛傳云若俟河水清且漣強添若俟二字則尤失之愈遠殊知河干伐檀非喻君子不得進仕乃喻君子仕於朋曹之秩也君子食祿必有所報今但尸位無所用力故又以素餐為恥一如伐檀為車而乃寘之河干之地但見河水清且漣猗則雖車也將焉用之不稼四句正姚氏所云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罵小人

乃反襯不素餐之義非刺貪也此必魏廷貪婪充位比比皆是間有一二賢人君子潔操自矢者衆共排之俾居閒散無為之地彼君子者又恥無功受祿將有志而他適則國事愈不可問故詩人傷之作此以刺時詞意甚明事亦易見何至二千餘年紛紛無定解哉

【集釋】坎坎（伐木聲）檀（木名）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辭也）稼穡（許氏慎曰禾之秀實為稼穀可收曰穡孔氏穎達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胡（何也）廛（孔氏穎達曰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揚子云有田一居與此同也）狩（鄭氏康成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貆（貉子也）素（空也）餐（食也）輻（季氏本曰輻在車輪中輳轂若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亦伐檀為之）直（蘇氏轍曰水平則流直）億（十萬曰億）特（獸三歲曰特）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或曰相次有倫理也亦通也）囷（圓倉也）鶉（鵪屬）飧（熟食曰飧）

孔氏曰說文
砯水澆飯也

韻讀 檀(十四寒) 干(同) 漣(一先) 廛(同) 貆(十四寒) 飧(同) 轉韻 輻(一屋) 側(十三職)

直億特食(叶職)韻 輪(十一眞) 漘淪囷鶉(叶) 飧(十三元) 轉韻

碩鼠 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一章)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二章)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三章)

右碩鼠三章章八句此詩見魏君貪殘之效其始皆由儉嗇以嗇為儉之故其後遂至刻削小民而不知足以致境內紛紛逃散而有此詠不久國亦旋亡聖人著之以為後世刻嗇者戒有

國者碩鼠讙

【訓詁】碩（大也孔氏穎達曰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含人樊光同引此詩以鼫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能幾疏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云）三歲（言其久也）貫（習熟也）願（念也）爰（於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永號（長呼也）

【協韻】黍（六語）女（同）顧（七遇叶果五反）土（七麌）所（六語）叶韻　麥（十一陌）德（十三職）國

直（職同）遥韻　苗（二蕭）勞（四豪）郊（三肴）號（四豪）遥韻

以上魏詩凡七篇（說者謂魏以地陿而褊急故傳世不永其說大抵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足以致王魏地褊陿何止百里蓋其失在貪殘凡過急不若謂國小無人抑又不然陟岵思親孝子也恥食素餐志士也閑有權則思深慮遠十畝之間則高尚偕隱而且汾沮洳之公路與公族皆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德矣如主誠能信而）

用之則此數人者同心爲國將民風丕變政令一新則雖舜禹遺風不難再振於今日又何至爲區區之吞所滅亡哉惜乎其有人而不能用耳

唐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劉氏瑾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稱爲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數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兩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意焉集唐詩多作於曲沃非晉之世兩晉相并一與一亡其名無所尊鄭故黜晉號而係之以唐惡之深故絕之甚也國有無詩而名存聖人閔其君之無罪見滅存之所以寓興亡繼絕之心者邶鄘是也亦有有詩而名滅聖人惡其君之得國不正黜之所以見戎族滅宗之罪者晉是也然則詩雖係邶秦狄之法寓焉矣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訓此削春秋發也皆待詩亡而後著哉

蟋蟀　唐人歲暮述懷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章一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章二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章三

右蟋蟀三章章八句此眞唐風也其人素本勤儉強作熙娛而又不敢過放其懷恐耽逸樂致荒本業故方以日月之舍我而逝不復回者爲樂不可緩又更以職業之當修勿忘其本業者爲志不可荒無已則必如彼瞿瞿良士好樂而無荒焉可也此亦謹守見道之人所作聖人取之冠於唐風之首以爲唐堯舊俗固如是耳而序以爲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今觀詩意無所謂

刺亦無所謂儉不中禮安見其必爲僖公發哉序好附會而又無理往往如是斷不可從

集釋 蟋蟀 陸氏璣曰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 聿 遂也 莫 晚也 孔氏穎達曰七月之篇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時當九月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莫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 除 去也 大康 過於樂也 職 主也 瞿瞿 卻顧之貌 邁 去也 外 蘇氏轍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 蹶蹶 釋詁蹶動也釋訓蹶蹶敏也 役車 孔氏穎達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 慆 過也 休休 安閑之貌季氏本曰休休以安爲念亦快意也

標韻 莫七遇 除六魚 居同 瞿七虞叶韻 逝八霽 邁十卦 外九泰 蹶八霽 通韻 慆四豪叶他候反 憂十一尤 叶韻

山有樞 刺唐人儉不中禮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

矣。他人是愉。一章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二章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三章

右山有樞三章章八句此諷唐人富者徒儉而不中禮之詩與前篇針鋒相對蓋前作唐人自以爲憂深思遠樂得當矣而豈知其適成唐人面目而已故詩人作此以誚之曰子以好樂無荒爲戒者不過爲子孫長保此富貴計耳豈知富貴無常子孫易敗轉眴之間徒爲人有則何如及時行樂之爲智乎此類莊子委蛻釋氏本空一流人語原不足以爲世訓然以破唐人吝嗇不堪之見則誠對症良藥故二詩可以並存也序說紛紛或以爲刺昭公小序或以爲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集傳又或以爲刺

時君之敗亡者姚氏所主何異夢中說夢時君將亡必望其急早修政以收拾人心爲主豈有勸其及時行樂自速死亡乎至前詩之憂亦無煩待人解者詞氣抑揚之閒意旨迴別在人㫖會之而已

【集釋】樞荎也陸璣疏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榆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白楡也爾雅疏曰楡之皮色白者名枌婁亦曳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栲山栲也郭璞曰栲似樗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也陸氏璣曰杻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楝而細蘂正白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擊也

【標韻】樞七虞榆婁驅愉通本韻　栲十九皓杻二十五有叶女九反考保通叶韻　漆四質栗瑟日室通本韻

揚之水　諷昭公以備曲沃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一章。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二章。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三章。

右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詩人諷刺他人多意在言外不肯明言況此詩發人陰謀有關君國禍福豈敢直言但曰滅亡小序不知以爲國人將叛歸沃之詞集傳更謂不敢告人者民爲之隱而欲其事之成也既形諸歌咏遍傳國中矣而猶謂爲之隱哉嚴氏粲云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也二說大相反從嚴氏說則此詩爲忠告從集傳說則此詩爲

叛黨是非不言而自見讀者可以識刪存微意矣

【集釋】鑿鑿巉露貌姚氏際恒曰揚之水水之淺而鑿者白石鑿鑿喻隱謀之彰深也劉氏敞曰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微弱不能驅百姓歸沃沃以彌盛盜此設以水喻昭公以石喻桓叔亦通朱襮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繡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衷衣也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子嚴氏粲曰子指叛者君子姚氏際恒曰君子指桓叔朱繡即朱襮也鵠集傳鵠曲沃邑也命聞其事已成將有成命也不敢告人嚴氏粲曰蓋反辭以見意故洩其謀欲昭公知之也

【協韻】鑿十藥襮二沃沃同樂十藥通韻　皓十九皓繡二十六宥叶先妙反鵠二沃叶居號反憂十一尤叶一笑反叶韻　粼十一眞人同本韻

椒聊　喻沃盛而晉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一章椒聊

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二章

右椒聊二章章六句此詩爲沃盛晉弱而發無疑惟輔氏廣謂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以見其俗之薄則大非詩意詩不云乎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以桓叔爲彼則必以昭公爲君矣晉之弱不得不極言沃之盛以警之也而何以謂其爲叛晉哉案春秋惠二十四年昭公封成師於曲沃至莊十六年曲沃伯始爲晉侯中間幾七十年此詩之作亦遠在三四十年之間事未至而慮已周非見微知著之君子不足以爲此其所以忠於昭公者何如乎聖人存之正以見其識之遠而慮之深耳若謂民閒常懷懷於有仁盡將詩人忠厚視同叛黨可乎哉

【識餘】椒（集傳）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　聊（何氏楷曰）聊舊以爲語助辭似非文理據爾雅云朹檕梅

林者聊槃栢名杌其林者名聊也林說文高木也聊卽杌之高者姚氏際恒曰案此說是則是椒聊且歎其枝之高也遠條且歎其條之遠也

標韻 升十蒸朋同本韻 聊二蕭條同本韻 匊一屋篤二沃通韻

綢繆 賀新昏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一章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二章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三章

右綢繆三章章六句此賀新昏詩耳今夕何夕等語男女初昏之夕自有此惝怳情形景象不必添出國亂民貧男女失時之言始見其爲欣慶詞也詩咏新昏多矣皆各有命意所在唯此

詩無甚深義只指尋男女初遇神情逼眞自是絶作不可廢也

若必篇篇有爲而作恐自然天籟反難求已

集解 三星 孫氏際恒曰三參通毛傳謂參是也 眾參星中三星最明俗通謂之三星 眞人 嚴氏從京 曰僕謂鄭

注云姊人粲美也嚴氏彩曰粲者華美之意以女子今姚氏 稱夫曰良粲之服貌爲吉粟傳此爲夫詰婦之詞也際恒

旦一章子兮指二女二章 子兮兮指三章子兮指男

叶韻 薪十一眞 天一先 人十一眞 通韻 芻七虞 隅同 逅二十六宥 叶很口反 叶韻

楚六語 戶七麌 者二十一馬 叶二章與反 叶韻

杕杜　自傷兄弟失好而無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一章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二章

右杕杜二章章九句姚氏際恒云此似不得於兄弟而終望兄弟比助之辭言我獨行無偶豈無他人可共行乎然終不如我兄弟也使他人而苟如兄弟也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親比我而人無兄弟者胡不佽助我乎行之人即上他人以見他人莫如我兄弟也即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意解此詩者義止於是不可別生枝節如大序所云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徒形附會而無當詩意集傳不用序言是矣而釋詩語氣又多不合如詩言不如我同父明明是有兄弟人語而傳乃曰自傷孤特之類與經理反豈能信從愚故今從而錄姚說不復更爲之詞也

【興也】杕 特也 杜 赤棠也 湑湑 盛貌 踽踽 無所親之貌 比 輔也 佽 助也 菁菁 亦盛貌 睘睘 無所依貌 嚴氏粹中曰說文云睘目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也

【協韻】湑 六語 踽 七麌 父 同 通韻 比 四寘 佽 同 本韻 菁 八庚 睘 同 姓 十二四敬叶桑經反 叶韻

羔裘 刺在位不能恤民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一章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二章

右羔裘二章章四句此篇羔裘豹袪指卿大夫而言也無疑卽下云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亦其民欲去而不忍去之意也亦無疑民欲去其大夫而不忍去則其大夫之賢否可知卽民情亦大可見居居究究義雖難詳理實可參且見爾雅自足爲据而

朱子乃謂爾雅是集諸儒訓詁成書其間容或有誤遂廢斯篇而不釋夫訓詁原集古訓以爲詁既以爾雅爲不足信則又何所信乎即此亦見其矯强自用輔氏以爲得闕疑意恐不免有門戶回護之見也

【集說】羔裘豹袪【集傳】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穎達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也自居居【毛氏萇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褎猶袂也究究【毛氏萇曰】究究猶居居也【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

【標韻】袪六魚居同故七遇音叶古慕反叶韻褎二十六宥究同好二十號叶呼侯反

叶韻

鴇羽　刺征役苦民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

曷其有所。一章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二章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三章

右鴇羽三章章七句此詩序謂刺時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之作何氏楷以篇中有蓺黍稷等語似與君子不類而疑之姚氏際恒又以詩中有王事二字而信其說總之此等議論無關風人要旨勤勞王事詎分君子小民不得養親同此呼天籲地人不傷心何煩泣訴始則痛居處之無定繼則念征役之何極終則恨嘗樂之難復民情至此咨怨極矣而為之上者猶不知所以體恤而安輯之則養生送死之無望仰事俯育之難酬民又何樂此邦而不他適而詩但歸

之於天不敢有懟王事則忠厚之心又何切也論者謂唐人質朴猶有堯之遺風不於此可見歟

【集釋】肅肅羽聲鴇集傳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陸氏璣曰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集止也苞叢生也栩集傳栩柞櫟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陸氏璣曰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疏孔氏穎達曰盬爲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蓺樹也怙恃也行列也陸氏佃曰說文曰鴇相次也蓋鴇性蓺怙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從鴇詩曰鴇行以此故也粱粟類也全氏逢曰本草注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麤於白粱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標韻】羽七虞栩同黍六語怙七虞所六語通韻翼十三職棘稷食極並同本韻行七陽桑粱嘗常並同本韻

無衣　代武公請命于王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章一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章二

右無衣二章章三句序謂美晉武公始并晉其大夫為之請命天子之使而作是詩朱子辨之以為武公弒君篡國為王法所必誅序乃以為美之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特正之其說是矣然集傳以此詩為武公所自作則非詩詞傲慢無禮已甚武公縱極跋扈當其請命天子亦將斂神抑氣矜重其辭然後可儌美觀而杜衆口豈有直稱天王為子而欲請命服於朝乎然則此為詩人美武公詞乎亦非也大凡頌禱君上必揚其美而掩其惡似此無禮惡詞以為頌美其上是欲美之而適以醜之也偽任其為美哉此蓋詩人窺見武公隱微

自恃強盛不惟力能破晉而且目無天王特以晉人興征不遑不能不藉王命以懾服衆心故渥其意而爲是詩曰吾非不能爲是七章之衣而必待命于子者特以子之所賜衆心始服而吾服之庶安且吉可以傳世永遠耳稱君爲子詩人蓋著其懸使後之人知其有無君之心也小序不識乃以爲美晦翁駁之又以爲武公自作均而失之詩意深微難識如此無怪紛紛臆說莫測其旨矣有以子指武公者有以子爲天子之使者皆節外生枝杜撰解悉不可從 ○武公賂王王即錫命故武公得而經之王綱至此塌地極矣

【[illegible]】七 集傳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 子 天子也 六 集說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案】此特變文以成章耳意不重此不可執泥 燠 煖也亦安意耳

標韻 七質四 吉同 本韻 六屋一 燠同 本韻

有杕之杜 自嗟無力致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一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二章

右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集傳以爲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其說固是然詩中具有二義本意云吾勢雖不足以致賢而心則誠好之但不知如何而後能飲食致敬聊表好賢之誠使天下賢俊顧我而來遊乎言外見彼有勢力足以致賢者當其而尊顯之𢡟願所適無施不可而又不肯禮賢下士以致仁人君子居貞遠遯不肯來遊是誰過歟天下事好者無力而有力者不好則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故序以爲刺武公不求賢以自

補 雖未必遽見爲然而凡爲武公者可以反巳自思矣

集釋 噬 發語辭 曷 何也 周 曲也孔氏穎達曰言道周繞之故爲曲也

標韻 左 二十哿 我 哿 本韻 好 二十皓 食 四職 叶韻 周 十一尤 遊 尤 本

韻

葛生 征婦怨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一章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二章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三章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四章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五章

右葛生五章章四句序以爲刺晉獻公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朱子謂未見此詩之果作於其時然亦安知此詩之非必不出其

二章句法只一互換說時光流轉圖思己身人生幾何詎不傷心

時耶然此等處無關詩旨緊要可置而弗辯但以爲征婦怨可
也征婦思夫久役于外或存或亡均不可知其歸與否更不能
必於是日夜悲思冬夏難已暇則展其衾枕物猶粲爛人是孤
棲不禁傷心發爲浩歎以爲此生無復見理惟有百歲後返其
遺骸或與吾同歸一穴而已他何望耶唐人詩云可憐無定河
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可以想見此詩景況說詩諸老不察其
情或以爲思存或以爲悼亡已極可嘆又或謂枕衾粲爛其嫁
未久更覺膚論難堪三百篇多少好詩純被此種迂儒說壞能
不令人扼腕

【集釋】蘞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域塋域也

【標韻】楚六語野二十一馬叶上與反處六語叶韻棘十三職域息並本韻粲

十五翰爛旦同上本韻　夜二十二禡叶羊茹反居六魚叶韻　日四質室同本韻

采苓　刺聽讒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章一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章二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章三

右采苓三章章八句序謂刺晉獻公好聽讒言蓋指驪姬事也然詩旨未露其意安知其必為驪姬發哉自古人君聽讒多矣其始由於心之多疑而好察數數訪刺外事於左右故小人得乘機而進讒勢至順而機又易投也若夫明哲聖主未嘗不察邇而兼聽但其心虛故人之為言未敢遽信為然必審焉而後

聽其心公故人之退言亦必姑舍其然詳察焉而後信造言者既有所憚而難入則讒不遠而自息矣詩意若此所包甚廣所指亦非一端安見其必爲驪姬發哉但驪姬則讒之尤者晉獻公則尤聽讒之甚者故足以爲戒也朱子不以序言爲然置焉可也而必排而斥之過矣

【釋地】首陽 山名孔氏穎達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李氏樗曰亦名雷首山劉氏瑾曰集傳以首爲山名陽爲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爲山名論語集注亦皆指首陽爲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愚案山陽有一名而數易其稱者此山既名首陽又名雷首則何不可單名首山但詩則言首陽之巔矣則陽字必爲山名不當更釋南也 巔 山頂也集傳既釋巔爲山頂又訓陽爲山之南豈曰首山之南之頂成何語乎 旃 之也 苦 苦荼也 從 聽也

【擬韻】苓 九青 巔 一先 言 十三元 信 十一真 通韻 旃 一先 然 焉 同上 本韻 苦

七虞下二十一馬叶後五厚與六語叶韻　葑二冬東一東從二冬通韻

以上唐詩凡十二篇朱氏公遷曰憂深思遠唐風之厚杕杜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讒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元惡大憝則國風中所無有也思察唐風之厚於羔裘不恤民而民不忍去鴇羽苦役民而民但呼天而且葛生思婦無怨懟之言椒聊皆士有憂深之慮鄙揚之水閑人奸謀未嘗不反辭以動君敎者習見大概即采苓刺讒於浸潤易入之中勸以姑舍其言無遽信從亦非深於道而有體驗者不能此其所以爲憂深思遠之實歟

詩經原始卷之六終

隴州門人李沖霄校刋